

# 俄罗斯经济的政治社会根源 及国家发展前景

冯玉军

**【内容提要】** 2000年以来,除2008年之前实现较高速度的恢复性增长外,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之后始终低速徘徊,甚至几度陷入衰退。除油价下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外,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内在根源。重新国有化、垂直权力体系的强化并未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反而导致产权制度边界模糊、决策反馈机制受到侵蚀、利益集团之间争斗激烈、政治精英对经济发展缺乏战略视野、畸形经济结构得不到扭转、人力资源质量日趋恶化等一系列负面后果。受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新工业革命和全球产业链重组等多重因素影响,俄罗斯经济发展前景堪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可能进一步下降。

**【关键词】** 俄罗斯 经济 政治 社会 国家发展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后疫情时代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对外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1BGJ001)。

**【作者简介】** 冯玉军,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自2000年以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已有20多年的时间。其间,除2008年之前借助高油价实现较高速度的恢复性增长外,俄罗斯经济在2009年之后始终低速徘徊,甚至几度陷入衰退,普京多次允诺的经济奇迹未能实现,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难以遏制地持续下滑。于是,一个重要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研究者面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的结果?研究这一问题,当然有不同的维度,结果也可能见仁见智。笔者试图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角度来探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态对俄罗斯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

## 一 俄罗斯经济发展轨迹

根据主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和客观层面的经济绩效,我们可以把20多年来的俄罗斯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0~2004年,可以称为“改良主义”时期。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并开始实施“格列夫计划”,也就是政府于2000年通过的《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在此期间,政府推进了税收、累进养老金和公务员制度改革,通过了《土地法》,大力消除开办企业的行政障碍,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提速。借助这些改革措施,俄罗斯经济增长提速、外国投资流入、卢布开始走强<sup>①</sup>。

第二阶段是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贯穿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其最突出特征是大规模的重新国有化。以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联邦政府试图以建立大型国有企业航母来引领经济振兴。这一时期,大部分改革都停止了,重大改革只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继续进行。但第一阶段的改革无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国家债务几乎全部还清,稳定基金和竞争性银行体系的关键要素——存款保险体系得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下降和存款保险的引入为金融业的发展、企业和消费贷款的增加创造了新的机遇。宏观经济稳定和投资评级提升促使外国投资急剧增加。在普京的前两个总统任期,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7%。1999~2008年的10年间,俄罗斯经济总量几乎翻了一番(由于油价上涨和外国投资流入导致卢布大幅走强,以美元计算的GDP增幅更高,从1999年的210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8万亿美元,增长7.5倍)。这是俄罗斯现代经济史上最辉煌的10年,堪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复苏,经济增速高于斯大林治下苏联工业化期间年均5%的增长率。当然,除了第一阶段改革的后续效应之外,国际油价的急剧上涨成为这10年俄罗斯经济较高速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1998~2008年,国际石油均价从每桶13美元涨到97美元,几乎上涨6.5倍。因此,有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油价高企对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50%<sup>②</sup>。

---

<sup>①</sup> История проектов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https://tass.ru/info/4294051>; Стратегия - 2010: планы и результаты. <https://www.forbes.ru/column/50383-strategiya-2010-plany-i-rezultaty>

<sup>②</sup> Сергей Гуриев. 20 л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Ведомость. 9 августа 2019.

第三阶段是2008年下半年至2013年,这是遭遇全球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的阶段。实际上,俄罗斯经济的较高速增长在2008年就已经基本结束。在面临“页岩革命”挑战的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于2008年制定了《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提出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和实现创新发展的思路<sup>①</sup>。然而,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发展构想所提出的计划化为泡影,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在危机后的10年(2010~2019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率不到2%。2011年1月,普京指示高等经济大学和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组织大批专家制定新的“2020战略”,即《战略—2020:新增长模式和新社会政策》<sup>②</sup>。为此成立了21个工作组,重新制定了全面的改革计划。“2020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商业和人力资源投资的障碍,打造经济增长新模式。与此同时,为参加2012年总统大选,有关俄罗斯发展的另一个计划也在2012年出炉并成为普京的竞选纲领,其经济部分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经济》为题发表在2012年1月30日的《导报》上<sup>③</sup>。2012年5月7日,普京在重新当选总统后签署了包括12项内容的“五月法令”,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国家长期经济政策的法令。他提出要促进投资环境的根本改善、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并预言这将使劳动生产率在7年内提高50%,投资增至GDP的27%<sup>④</sup>。但实际上,承诺的改革并未落实,预期的经济成果也没有实现。在经历了2010~2011年短暂复苏之后,经济增速又开始迅速下降。

第四阶段是2014年至今,这是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与全球经济日益隔绝和陷入停滞的阶段。实际上,俄罗斯经济在2013年就呈现疲态,当年经济增速只有1.8%。随后接连出现的油价下跌、克里米亚危机、西方制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2014~2020年的年均增速只有

---

① Концепция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http://old.economy.gov.ru/minec/activity/sections/strategicPlanning/concept/indexdocs>

② Стратегия – 2020: Новая модель роста—новая 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тоговый доклад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экспертной работы по актуаль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оциально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https://www.hse.ru/strategy2020>

③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м нужна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2/01/30/o\\_nashih\\_ekonomicheskikh\\_zadachah](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2/01/30/o_nashih_ekonomicheskikh_zadachah)

④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от 7 мая 2012 г. № 596 "О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5260>

0.35%。以美元计算的GDP保持在2008年的水平,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3%降至2018年的2%。投资没有增至GDP的27%,而是保持在20%~22%的水平。外商投资下降、资本加速外流,2014~2018年,资本外流达3200亿美元,约占每年GDP的4%<sup>①</sup>。

## 二 经济不振的政治与社会根源

导致20多年间俄罗斯经济从较高速增长到持续低位运行甚至几度陷入衰退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油价下行、西方制裁等外部因素确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俄罗斯经济发展,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治理方式和社会生态等上层建筑因素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受到限制。

以2003年尤科斯事件为肇始,之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减少干预为要旨的制度环境逐渐改变,并让位于以政治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体系。垂直权力体系的日益强化迅速改变了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生态,从而对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影响。

在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下,国家对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干预大幅提升。自2003年以来,在投资、价格、利润分配、回报率、进出口、采购和销售等几乎所有主要宏观和微观经济环节,政府干预都在持续增强,税收、关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和政策调整对企业经营的束缚日益增多。尽管政府还没有掌控所有经济资源,尚未对经济实行全面管制,但市场配置资源和企业主体自主经营的空间已经受到很大程度的压缩,导致经营主体难以充分自由运转、经济效率日趋低下。如果行政监管扩张的性质和速度保持不变,未来几年市场空间可能进一步压缩,并最终导致市场与监管之间的矛盾爆发。俄罗斯经济学家谢尔盖·古里耶夫认为,“国家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过度干预的政治体制限制了经济增长”,而这种“超级集中的管理系统并不适合管理像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国家”<sup>②</sup>。

任何类型的政治经济模式都不是在真空中运行,人的因素在现实政治中至关重要,特别是政治精英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投资环境、社会生态、

---

<sup>①</sup> Сергей Гуриев. 20 лет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 // Ведомость. 9 августа 2019.

<sup>②</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Денис Волков. Мадам де Помпадур в Москве.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рис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carnegie.ru/2021/09/30/ru-pub-85439>

人力资源,甚至民众情绪的变化。自2003年以来,与俄罗斯重新国有化相伴随的是新一轮利益分配和权力争斗(如乌柳卡耶夫案)。在重新国有化的过程中,各类政府高官出任大型国有企业董事会主席或监事会主席,而其亲朋好友、门生故旧则纷纷在这些国有企业中抢占有利位置、坐享国有资本红利<sup>①</sup>。相比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和人力资源的优化,这些人更关注如何瓜分自然垄断资源和财政资源,从而导致国有企业总体而言效率低下。而国有企业占据市场资源、备受政府保护,让中小企业长期难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国有化导致国内外投资者对俄罗斯政府是否有意愿、有能力保护私有产权心存疑虑,进而引发资金长期大规模外流并始终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在掌握对经济资源的操控权力之后,政治精英对如何实现经济的长远发展、应对日益激烈的大国经济竞争缺乏明确的战略规划与切实行动。尽管2003年后俄罗斯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但仍实行的是选举政治。一方面要维系权力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获取选民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成为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而用油价高企时赚取的石油美元建立的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成为重要的“安全气囊”,并未对经济的战略性发展进行有效投资。俄罗斯银行系统在过去20年中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汲取的大量资金最终流向国际投机性业务,而非用于国内实体经济投资。俄罗斯总统原经济顾问格拉济耶夫认为,多年以来,库德林、格列夫、纳比乌琳娜等经济高官固守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限制货币供应以降低通货膨胀率,成为导致国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弗拉基米尔·金佩尔森则认为,导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关键是当前政府的保守政策与技术、教育、文化长期现代化趋势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可以说,在当前的体制之下,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政治精英对国家面临的长期战略风险估计不足,缺少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务实的战略思维。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政治精英更多关注的是“瓜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正如经济学家安德烈·莫夫昌所说,俄罗斯作为一个社会体系并不创造价值,而是以出口原材料的方式提取价值并在国内分配。相比以竞争为前提的多元化经济发展,这种利益分配很容易被控制在统治集团手中,他们在这一过程中获益更多。这也导致“保护对价值分配过程的控制以压制

<sup>①</sup> 参见作者“澎湃新闻”网站《普京的孩子们》系列专栏文章, <https://www.thepaper.cn>

独立的价值形成中心为前提,即压制创业过程和多元化的经济增长”<sup>①</sup>。这一分析,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俄罗斯经济结构原材料化长期难以扭转的政治社会根源。

垂直权力体系的支持者认为,权力集中会提高决策效率。但20多年的俄罗斯政治实践表明,由于管理者的集权化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相冲突,因而日益强化的垂直权力体系导致管理效率低下。权力集中与管理能力提升是负相关关系,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带来的往往是市场缺乏内在动力、是部分官员不愿意或不知道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越来越多的少数群体利益被忽视。

在现代经济决策过程中,结构性政策应当是经济决策者与相关人员之间沟通和持续对话的结果。然而,20多年来俄罗斯垂直权力体系的日益膨胀导致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对上级的唯命是从使决策过程缺乏正常、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各级权力机关都不愿意了解真实情况和听取专家意见,官员们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日益普遍。这让在全面、客观、准确的数据评估基础上作出真实而清醒的分析、预测和预案的正常决策程序被扭曲。缺乏反馈和沟通,包括与专业人士的沟通,阻碍了经济政策的充分制定。在这样的官场文化下,“不作为”成为各级官员的共识,甚至处于权力核心的高层政治精英也都因为害怕失去官职而噤若寒蝉,甚至不敢公开谈论问题。这种现象非常类似勃列日涅夫执政末期的情形。

在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下,能源和军工两个行业既是支撑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也是吸引投资的核心领域。但恰恰是这两个行业的优先地位延续了俄罗斯经济的畸形结构,使俄罗斯落伍于新能源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正如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夫所言,“对全球能源转型条件的适应受到了代表传统能源和原材料部门的强大利益集团的限制,也受到大中型公司经营风险增加的阻碍。这将抑制非资源部门的创新和新市场的开发,而这些部门需要加速增长以弥补俄罗斯经济中传统部门的损失”<sup>②</sup>。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全球脱碳进程的推进,俄罗斯能源行业将面临日益严峻的中长期挑战,并对国家财政构成巨大压力。俄罗斯经济专家预计,即

---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Денис Волков. Мадам де Помпадур в Москве.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рис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carnegie.ru/2021/09/30/ru-pub-85439>

<sup>②</sup> 同<sup>①</sup>。

使温和的全球能源转型和脱碳方案也将在未来 10 年给俄罗斯经济带来重要影响。随着欧盟碳税的施行,俄罗斯出口商将面临巨额损失。而由于最重要的化石能源消费市场收缩,俄罗斯能源行业将失去之前的主动地位。到 2040 年,对化石能源需求的减少可能会给俄罗斯国家收入带来严重问题,通过税收激励刺激石油生产和出口的办法也于事无补。随之而来的将是国家财政状态的恶化,20 世纪 90 年代的内外债务负担沉重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重新出现。

众多专家认为,俄罗斯的技术落后与政治体制关联密切。米哈伊尔·克鲁季欣认为,“在寄生于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保护技术落后,将导致俄罗斯到 21 世纪中叶脱离世界经济体系,人口和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奥列格·维尤金强调技术落后也将导致在保持军力平衡和新武器研发方面遭遇困难,他估计,在 15~20 年之后,俄罗斯维持军事技术自主的可能性就将受到限制,“俄罗斯同美国甚至中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平衡存在被破坏的风险”,因为“现代条件下的全球性趋势在于,武器的发展是通过从民用工业到国防工业的技术转移来实现的,而不是像几十年前那样从军用到民用”<sup>①</sup>。

有俄罗斯学者认为,现政权的政治路线倾向于保守,与客观的全球现代化趋势步调不一致,它本身就会抑制发展。此外,它也容易误导对国内外事务的理解,引发对世界发展趋势的非理性反应,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多种因素所催生的俄罗斯对外政策在 2007 年之后的激进化。特别是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两场战争,导致俄罗斯外部环境大面积恶化,在 1998 年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不得不迎来“制裁危机”。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为抬升 2024 年和 2030 年的总统选情,俄罗斯有可能在俄白联盟国家和乌克兰问题上有重大动作,因此这种“制裁危机”也难以明显缓解。在投资环境和新的思想、技术方面的封闭加之与美国和欧盟的紧张关系,使俄罗斯陷入某种自我隔离的处境。而自我隔离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经济滞后——如果不参与国际合作,无法获得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资本,俄罗斯就难以摆脱落后的状态。而恶性循环也随之而来——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制裁限制的影响越来越大,通货膨胀威胁将会卷土重来。

---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Денис Волков. Мадам де Помпадур в Москве.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рис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carnegie.ru/2021/09/30/ru-pub-85439>

在社会领域,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疲软、实际可支配收入停滞和低技能工作使人力资源质量恶化。反过来,低质量的人力资源又限制了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未来10~15年,人力资源危机将成为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大掣肘因素。如今,由于家庭收入低和希望更早就业赚钱,俄罗斯人宁愿选择中等职业教育而拒绝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已经大规模出现,这一现象令诸多专家震惊和担心。叶夫根尼·贡特马赫尔称这一挑战“涉及俄罗斯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导致包括国家在内的所有机构的退化”。谢尔盖·古里耶夫忧心忡忡地表示,“俄罗斯曾经拥有的重要竞争优势——教育体系、对人力资源的尊重——正在不断被破坏。受过教育的人正在流失,大学和学校落后于竞争对手。10年或15年内,俄罗斯将没有明显的经济增长来源,也不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sup>①</sup>。

人力资源形势恶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的加速外流。俄罗斯研究机构2021年8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当前有超过1000万俄罗斯人居住在母国之外。仅2000~2020年就有400万~550万俄罗斯公民移居海外。2016~2019年是海外移民潮最为高涨的阶段,这期间每年有30多万人移居海外,总数达118.6万人。而2006~2011年是近20年间移民海外人数较少的几年,6年间有69.8万名俄罗斯公民离开祖国。研究人员对移居世界65个国家的20~70岁俄罗斯人群的调查结果表明,55%的移民年龄在30~40岁之间,而他们在离开俄罗斯时的年龄为20~40岁。有92%的移民受过高等教育,有14%的人拥有高等学位。移民的主要原因既有对改善经济条件、给予后代更好教育等考虑,也包括对腐败、缺乏自由的不满以及在俄罗斯生活感到恐惧、危险和绝望等因素。调查显示,有79%的受访者喜欢新移居国家的生活,他们高度评价居住地的安全性、社会容忍度和国家局势的稳定<sup>②</sup>。如果高素质的人才大规模外流,对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较之什么人离开,大多数留在国内的人其想法也很说明问题。实际上,选择留下的基本上是那些拥有预算编制的人口阶层,他们大多是喜欢薪水少

---

①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Денис Волков. Мадам де Помпадур в Москве.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рис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carnegie.ru/2021/09/30/ru-pub-85439>

② За 20 лет из России имигрировали не менее 5 миллионов человек. [https://zen.yandex.ru/media/aurora\\_media/za-20-let-iz-rossii-imigirovali-ne-menee-5-millionov-chelovek-61600ea021504518fa2bd915](https://zen.yandex.ru/media/aurora_media/za-20-let-iz-rossii-imigirovali-ne-menee-5-millionov-chelovek-61600ea021504518fa2bd915)



但工作稳定、不想冒险自己创业的人,其主体是数以百万计的各级政府官员、安全部门官员、军人和警察。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大多数俄罗斯民众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共部门工作。依赖国家生存的社会阶层的增多反证了国家权力的膨胀,而预算编制人员的增多降低了中小企业的活跃度和劳动生产率。

由于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俄罗斯的年轻一代更多地选择在相对稳定的国家机构或大公司工作。虽然很多年轻人梦想就职于私营部门或者从事自由职业,但由于国有部门无可比拟的主体地位,因此,当警察或物业经理对他们而言更容易就业,而这些工作拥有中等职业教育就已足够。这间接证实了知识经济在俄罗斯的发育不足,因为既有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和现代能力。除质量下降之外,人力资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日益突出。在国土面积如此广袤的俄罗斯,人口主要集中在大莫斯科地区、大彼得堡地区和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索契地区。此外,不平等和贫困等社会问题也对俄罗斯人力资源的质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约束。

### 三 未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宣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的约束条件。未来,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前景受到世界发展大势与俄内外形势互动的双重影响。

第一,世界经济体系正面临一轮新的分化与组合。一方面,世界新工业革命加速发展,能否搭上这列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快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在世界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中心还是边缘的位置;另一方面,国际经济秩序正在重塑,在世贸组织遭遇诸多质疑之际,CPTPP、美加墨新自贸协定、日本欧盟自贸协定和美日自贸协定等多种新的区域性贸易和投资新机制正在加速构建,甚至不排除未来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以发达国家为核心、一系列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内部高度自由的跨区域贸易投资新安排。尽管俄罗斯主导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但其规模和质量与上述机制无法同日而语,俄罗斯及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同全球经济体系的联系可能进一步松动。此外,全球产业链也正在重新配置调整。但受制于经济结构、西方制裁等因素,俄罗斯无法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可以肯定,上述变化将对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二,全球能源转型全面推进,传统能源行业面临多重挑战,传统油气生产国和跨国公司都在主动或被迫转型。尽管 2021 年夏秋之季欧洲的“能源荒”又让俄罗斯财政危机因能源价格上涨得以暂时缓解,但俄罗斯无法扭转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趋势。这对俄罗斯能源行业发展、国家财政体系乃至政治体制稳定都将带来重大挑战。

第三,国际安全局势趋于紧张,既给俄罗斯带来机遇,也带来诸多安全风险。一方面,中东、中亚的局势给俄罗斯带来地缘战略机遇,同时俄美重启战略稳定谈判,试图共同塑造新的国际军控规则;另一方面,安全风险也如影随形。例如,俄罗斯在里海—地中海地区面临土耳其的多重挑战。在军事上,尽管俄罗斯不断借各种机会展示其在装备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但全球军力对比正在加速变化。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俄罗斯的 10 倍,中长期看,俄罗斯无力维持“冷战”时期那样的对美战略平衡。俄罗斯之所以不断地展示其军事实力,恰恰是因为看到了未来其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要引起美国的重视,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谈判,以俄美共商的国际军控规则约束未来的大国军力竞争。

第四,大国战略竞争重新激活,中美成为大国关系矛盾主轴。但俄与美欧的关系难以全面好转,俄在后苏联空间也面临诸多挑战,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与其渐行渐远,其他原苏联国家也对其存有戒心。

第五,俄罗斯面临多重内外压力,维系现政权长期执政是当局的核心关切。而营造一个强国形象是调动民粹主义、转移民众对经济衰退和政治僵化关注的重要手段。

受制于上述因素,未来俄罗斯经济大概率呈现以下发展前景。

第一,苏联解体以后的“去工业化”进程仍将延续,与此同时并未赶上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作为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甚至政治稳定重要支柱的能源行业也面临多重挑战。而俄罗斯的科技潜力总体而言不断萎缩,后续发展动力受限,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和气候治理的能力不断削弱。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基塔·马斯连尼科夫预计,从中期来看,俄罗斯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比世界平均增速落后 50% ~ 100%,这已经可以称为“具有结构性危机迹象的停滞”了。再加上全球经济正在 ESG 议程(企业的生态、社会和治理标准)、能源转型、全球企业最低税、新的贸易和投资协定等领域加速转型,“俄罗斯还在世界经济列车上,但已经不可能坐在包厢而只能站

在车厢接连处的位置了”<sup>①</sup>。

第二,政治治理呈现疲态,对各层级官员腐败惩治不力。而随着经济、财政资源趋于紧张,各利益集团的争斗会呈现上升趋势。政治参与更加受限,社会冷漠日益弥散。生活水平低下、贫困的持续存在、实际可支配收入停滞或下降以及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不平等导致俄罗斯社会失去活力,高度的社会冷漠、不愿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的麻木不仁正在成为俄罗斯社会的“新常态”,而社会冷漠将引发其他系统性危机<sup>②</sup>。

第三,俄罗斯的人力资源形势将进一步恶化。一方面,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未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和财富精英加速外流。国内人口的民族、宗教构成也呈现令俄罗斯高层担心的趋势。

第四,外部环境难见明显改观。近年来,尽管俄罗斯通过俄格战争、克里米亚危机、出兵叙利亚等军事行动达到了特定的地缘政治目标,但受到美欧的强力制裁,后苏联空间大多数国家也对俄存有戒心。未来这一趋势难以明显改观。

尽管俄面临诸多挑战,但其仍将是国际体系中难以忽视的变量。未来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俄罗斯将积极运用混合战争手段,借助国际和地区体系转型过程中的变化达成自己特定的地缘政治目标,它所带来的冲击值得高度关注;

二是尽管美俄关系难以全面改善,但是俄罗斯仍将积极谋求缓和对美关系,并积极调动中美俄三角关系,借助中美冲突缓解自身压力;

三是在 2024 年之前,俄罗斯有可能进一步做实俄白联盟国家或在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国家采取重大地缘政治行动,以树立强国形象。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大国雄心与实力不足之间形成的张力是决定俄罗斯发展轨迹的关键因素。回顾以往,大起大落是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重要特征,每一次对外扩张的失败和受挫都会引发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重大转折。未来,俄罗斯将面临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新工业革命的多重挑战,俄罗斯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将会进一步下降。

(责任编辑:农雪梅)

---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лесников, Денис Волков. Мадам де Помпадур в Москве. Опыт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рисков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https://carnegie.ru/2021/09/30/russian-pub-85439>

<sup>②</sup> 同<sup>①</sup>。